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世說 輕詆

宋何偃同顏延年從武帝南郊，偃於路中，呼延年曰：顏公！延年曰：身非三公之公，又非田舍之公，又非君家阿公，何以見呼為？公偃羞而退。齊劉祥於朝士多所貶忽。王奐為尚書僕射，祥與奐子融同載，行至中堂，見路人驅驢，祥曰：驢好為之，如汝人才，皆已作令僕矣。

劉祥性頗剛疏，輕言肆行。褚彥回輔齊受禪，入朝以腰扇障日，祥從側過，曰：作如此事，羞面見人，扇障何益？彥回曰：寒士不遜！祥曰：不能殺袁劉，安得免寒士。

王僧達性好鷹犬，何尚之致仕復起，於宅設八關齋，大集朝士。行杳次至僧達曰：願郎解於鷹犬，勿復游獵。僧達答曰：家養一老狗，放之去已復還。尚之失色。

王融初為司徒法曹，詣王僧祐，因遇沈昭略。未相識，昭略屢顧眄，謂主人曰：是何年少？融殊不意，謂曰：僕出於扶桑，入於陽谷，照耀天下，云誰不知？昭略曰：不知許事，且食蛤蜊。融曰：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，君生長東隅，居然應嗜此族。

梁到溉掌吏部尚書時，何敬容以令參選。事有不允，溉輒相執，敬容謂人曰：到溉尚有餘臭，遂學作貴人。蓋以溉祖彥之嘗擔糞自給譏之也。梁柳津人或勸之，聚書津曰：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，安用此鬼名邪。

韋黯為太僕卿，而兄子粲已為右率衛，黯常怏怏。謂人曰：韋粲已落驂騑前，朝廷是能用才否？識者頗以此窺之。

齊邱靈鞠好飲酒，臧否人物。在沉深坐，見王儉詩，深曰：王令文章大進。靈鞠曰：何如我未進時？此言達儉。靈鞠宋時文名甚盛，入齊頗減。蓬頭弛縱，無形儀，不事家業。王儉謂人曰：公仕宦不進，才亦退矣。

齊卞彬為禽獸決錄云：羊性狠而淫，指呂文顯；豬性卑而率，指朱隆之；鵝性頑而傲，指潘敞；狗性險而狂，指呂文度。又為蝦蟆賦云：紆青拖紫，名為蛤魚。比令僕也；又云：科門唯唯，群浮暗水，惟朝繼夕，事役如鬼。比令史咨事也。彬自稱卞田居，謂其妻為傳蠶室。或曰：卿都不持操名器，何由得升？彬曰：擲五木子，十擲輒韃，豈復是擲子之拙？吾好擲政，極此爾。

梁謝善助飲酒至數斗，醉後輒張眼大罵。雖於貴賤親疏，無所擇也。時謂之謝方眼。

北齊文襄嗣位，崔俊竊言：黃頰小兒，堪當重任否！文襄知此言，欲殺之，賴人解救乃止。俊進謁奉謝，文襄猶怒曰：金石可銷，此言難滅。

隋元善以高頰有宰相之具，嘗言於文帝曰：「楊素粗疏，蘇威怯懦，元胄元旻正似鴨爾。可以付社稷者，惟有高頰。」上初然之，及頰得罪，上以元善之言為頰游說，深責望之。善之先患消渴，以憂懼卒。

朱粲作賊，好取嬰兒蒸而啖之，乃令軍士曰：食之美者，寧有過於人肉乎？但令宅內有人，我何所慮！乃稅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。隋著作佐郎陸從典、通事舍人顏愨楚左遷在南陽，粲悉引之以為賓客，後遭饑餓，合家俱為所啖。粲敗乞降，唐高祖遣常侍段確迎勞之，確因醉，侮粲曰：聞卿啖人，作何滋味？粲曰：若啖嗜酒之人，正似糟煨豬肉。

唐溫彥博為吏部侍郎，有意沙汰，多所損益。而退者不伏，囂訟盈廷。彥博惟聘雄辨，與人相語，終日喧擾，頗為識者所嗤。

李義府先補門下省典儀，黃門侍郎劉洎、侍書御史馬周稱薦之。其後義府為宰相，為侍御史王義方所劾，言初以容貌為劉洎馬周所幸，由此得進。言詞猥褻，帝怒，出義方為萊州司戶。

張嘉貞與張說不相能，嘉貞弟嘉祐賊污事發，說勸嘉貞素服待罪，不得入謁。出為幽州刺史，說遂代為中書令。嘉貞惋恨，謂人曰：中書令幸有二員，何相迫之甚也！明年移益州都督，來就中書省，與宰相會宴。嘉貞恨說，因攘袂勃罵，源乾曜王峻共和解之。

張九齡為相性頗躁急，動處輒忿詈，議者以此少之。

京兆尹黎乾，戎州人也，白事於宰相王縉，縉曰：尹南方君子也，安知朝禮？慢而侮人如此。

劉响唐書謂韓退之恃才肆意，亦有齷孔孟之旨。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，而愈撰碑以實之。李賀父名晉，而愈為賀作諱辨，令舉進士。又為毛穎傳，譏戲不近人情。此文章之甚紕繆者。又云：至若抑揚墨排釋老，雖於道未宏，亦端士之用心也。此史氏之輕詆。

穆宗時李景儉為諫議大夫，凌蔑公卿大臣，使酒尤甚。蕭俯段文昌相次輔政，景儉輕之，形於談謔。二人俱訴之，貶建州刺史。元稹用事，又召為諫議大夫。景儉朝退，與馮宿楊嗣復溫造李肇王鎰同謁史官獨孤朗，乃於史館飲酒。景儉乘醉詣中書謁宰相，呼王播崔植杜元穎名，面疏其失，詞頗悖慢。宰相遜言上之旋奏，貶漳州刺史。

鄭世翼，人號輕薄。時崔信明自謂文章獨步，多所陵轢。世翼遇諸江中，謂之曰：嘗聞楓落吳江冷。信明欣然示以餘篇，世翼覽之未終，曰：所見不如所聞。投之於江。信明不能詰，擁接而去。

李林甫聞蕭穎士名，欲拔用之。穎士在廣陵居母喪，縗麻而詣京師，逕謁林甫於政事省。林甫大惡之，即令斥去。穎士大忿，乃為伐櫻桃賦，以刺林甫。云：擢無庸之瑣質，因本支而自庇。泊枝乾而非據，專朝廷之右地。雖先寢而或薦，豈和羹之正味？其狂率不遜如此。

劉總以河朔歸朝，穆宗命張宏靖鎮之。宏靖莊默自尊，所辟韋雍輩，多少年輕薄之士，數以反虜詬責吏卒。謂軍士曰：今天下太平，汝曹能挽兩石弓，不若識一個字。由是軍中人人怨怒。

朱梁王彥章嘗輕唐莊宗，曰：李亞子鬥雞小兒，何足可畏！後戰敗，夏魯奇識其語音，曰：王鐵槍也。揮槊刺之，馬踏被禽。莊宗曰：爾嘗以孺子待我，今日服未？彥章曰：大事已去，非臣智力所及。

石晉劉處讓以除執金吾有所不足，覃恩之際，又未擢用，一日至中書，宰臣馮道趙瑩李崧和凝在列，處讓因酒酣，歷詆諸相。道笑而不答。

五代漢史宏肇曰：安朝廷定禍亂，直須長槍大劍。至如毛錐子，何足用哉！王章曰：雖有長槍大劍若無毛錐子，贍軍財賦自何而集？宏肇默然。章尤輕視文士，曰：此等若與一把算子，未知顛倒，何益於國邪？

漢賈緯文筆未能過人，而議論剛強，儕類不平之，目之為賈鐵嘴。受詔修高祖實錄，誣桑維翰身沒之日有白金八千錠，又以所撰日曆示監修王峻，皆媒孽豆貞固蘇禹圭之短，歷詆朝士之先達者。峻惡之，謂同列曰：賈給事家有子，亦要門閥無玷。今滿朝並遭非毀，教士子何以進身？乃於太祖前言之，出為平盧行軍司馬。